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 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之  
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  
得中原志氣驕蒲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  
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  
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  
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  
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  
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  
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後  
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  
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  
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  
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  
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  
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譖慝于豫政  
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  
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甚熾厭季興忿之歸譖  
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今對功臣舉手云云  
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一人無功矣其  
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  
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  
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  
厚委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  
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官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  
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  
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  
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  
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  
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

萬豈籍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  
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  
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  
獻勞軍錢十萬繕先是官官勸帝分天下財賦  
內外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  
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  
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辨郊祀之勞軍錢崇韜  
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  
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  
積可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  
帛數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

天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已  
漢倖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倖  
流求多所摧抑官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  
腕欲制之不能且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  
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  
曰遭亂亡失譜謀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  
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  
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  
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  
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

諸司以輕其權而官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  
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  
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  
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  
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  
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  
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皇后生  
於寒微旣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  
皆販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  
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

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

馬步副摠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

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三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

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  
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  
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  
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  
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  
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於  
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  
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  
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  
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四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五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

嗣源謀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典不暇奏  
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  
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  
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  
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  
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  
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  
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  
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寅  
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  
上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

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  
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  
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  
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  
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揔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  
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  
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成  
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官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

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  
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  
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  
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  
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  
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鄴都

夏

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  
者因言臣見長安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  
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  
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官苑使王允平別建一  
消暑官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



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  
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  
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  
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  
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  
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  
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  
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官者曰崇韜之第無  
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  
口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  
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七 董繼恩

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

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  
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回行營都統郭崇韜  
充東北回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  
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  
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  
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

都蜀王出降 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

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  
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撲

檄相從反咕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  
表璋爲東府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  
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  
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  
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官  
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  
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  
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從襲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  
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

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  
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  
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  
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  
謂已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  
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  
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  
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丙子以知  
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  
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  
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

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  
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  
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  
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彥瓊本  
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  
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  
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  
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  
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  
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  
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曰於上東門外  
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  
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  
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  
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  
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  
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  
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  
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  
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

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費  
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  
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  
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官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  
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官官宜盡去之專  
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官官皆切齒時成  
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  
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  
未還帝遣官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  
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  
四百七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十一  
具炎

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延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  
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  
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  
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  
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  
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  
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  
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  
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  
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

園權知留事以事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  
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  
覺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  
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  
此迹萬一崇韜問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  
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曰從襲以繼岌  
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  
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  
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  
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  
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

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  
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淦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  
摠軍政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耶崇韜之罪  
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  
然帝使官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父崇韜  
之壻也官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父對諸將壞  
臂垂泣爲崇韜稱寬言辭怨望庚辰幽存父於第  
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耶崇  
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父連謀官官因共勸帝速  
院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

數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知府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我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侯臣至蜀察之苟無佗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遠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持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屈疆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

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  
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  
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  
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  
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  
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  
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  
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  
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  
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  
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

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  
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  
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  
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魏  
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  
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  
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  
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  
紹琛帥萬二千入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  
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  
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  
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瀋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  
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  
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  
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  
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  
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  
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

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  
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  
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  
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  
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  
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  
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  
暉魏州人在禮泳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  
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  
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  
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一



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書云後漢書云上無道下無君則亂起矣  
而請僕射帥眾乘城鏖募賊兵千人伏於三  
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  
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  
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  
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  
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  
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  
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  
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

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  
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  
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  
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眾推在禮爲魏博留後  
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  
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  
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  
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亦  
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  
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守  
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守

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  
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  
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  
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  
安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  
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  
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  
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  
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  
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  
圍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  
四日干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  
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  
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  
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  
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  
頭揮使梁漢顛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  
江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  
遣人白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  
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太遣人白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數盡得  
死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戰手  
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眾曰觀史武  
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于壞之守陴  
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  
遠睢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  
辰夜從馬直電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  
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  
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得  
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  
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  
郭崇韜方用重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  
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  
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王溫作亂帝  
戲之曰汝既名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  
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  
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  
勿為乂計也於是親軍皆不自安丁未李紹榮  
以諸道兵再入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  
登城後無繼也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  
意朝廷患之口發中使促魏王繼及東還繼以  
中軍精兵皆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十一

二十六

園討李紹榮

待之未得

還李紹榮討趙在禮又無功趙太

邢州未

州軍亂小孩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

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空相樞密使皆言

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

曰李嗣源最為動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

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

言河朔多事又則患深宜令揔管進討若倚紹榮

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

為父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黃

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

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

若汝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

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

人統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

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

疾也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

圍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迎戰詔討掌

記張勳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圍伏之使

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圍書生又見

其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自數千級

紹琛入漢州

三月己朔李紹真

素克邢州

等庚申紹真

只至鄴都營

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遠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遙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今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籍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

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日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自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苻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範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範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

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勣勅先誘而殺之  
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  
留後溘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  
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  
足頓股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  
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  
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  
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  
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白屬  
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糶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  
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  
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真  
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  
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將  
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  
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  
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  
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  
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  
大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

...曰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也  
...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  
...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  
...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  
...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  
...禦使李紹虔秦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  
...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  
...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  
...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  
...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  
...自橫水將所部兵由于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  
...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  
...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  
...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  
...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  
...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  
...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  
...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  
...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之紹榮曰鄴  
...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  
...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帝發洛陽  
...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



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  
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  
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  
沿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  
水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  
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  
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  
人招村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  
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  
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  
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  
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四方鄴請  
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  
漿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  
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  
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  
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  
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  
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  
視之環亦犇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  
謂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  
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

遂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  
騎三千守關矣未帝還過墾子谷道狹每遇  
執兵伏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  
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  
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  
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  
君失社稷皆此闖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  
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  
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  
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  
皆無

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  
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  
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  
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  
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  
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

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  
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  
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  
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  
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勣

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殺不  
引兵趨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輿教門緣城  
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  
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  
戰而帝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  
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  
宦者進酪湏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  
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瓦以戶而焚之彥卿在審之  
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  
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  
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  
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官人多逃散

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  
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入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  
嬰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  
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  
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請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  
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焚掠拾莊宗骨  
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  
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  
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  
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吾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  
宮供給尤宜備置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

歸藩爲國家扞禦北土耳是日且盧革帥百官  
賤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  
散欲入朝自訴又爲幼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  
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  
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犇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其  
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  
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魏王繼  
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環 初莊宗  
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  
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  
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旣  
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  
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官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  
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  
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  
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  
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  
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蓋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  
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  
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  
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官三以... 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 與聖  
官始受... 官班見下令稱教自官稱之曰... 下莊  
宗後... 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  
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官中職掌不可  
闕也... 國曰官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  
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 祝戚無  
親戚者在其所適蜀中所送官人亦準此... 監國  
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民間或密  
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  
典喪... 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 不可  
以聞乃... 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 國聞之  
切貴... 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 晉陽  
在道... 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 走至  
風谷... 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 從兵  
逃散... 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 僧幸  
垂庇護... 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 奏取  
進止軍... 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  
於晉陽... 監國使... 就殺之薛王存禮... 莊宗幼子  
繼嵩... 繼嵩繼嵩... 遭亂... 不知... 王  
存美以... 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李紹榮  
至洛陽... 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 紹榮  
慎目古... 先帝何負於爾... 名曰

元行欽。監國命監軍還為之。又以石敬瑭為陝州留使。以李從珂為河中留使。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甸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官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官者亦從襲。曰禍如河。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無內難。繼岌以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籤已。浮梁循水。河。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言。已竄匿。從襲田。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亦回流。涕乃。出。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將其眾而。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立。及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以。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檀收威。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欲殺之。重誨謂紹真曰。温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其。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紹真由是稍。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為温。

韜段焜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誡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  
建國號孔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昭姓於  
唐為唐只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  
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屬  
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一年經  
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  
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稱乎平今  
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  
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山舊君  
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平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

宜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眾從之丙午監國自興  
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樞前即皇帝位百官緇素  
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  
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  
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  
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詣  
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  
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三品  
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  
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部僞

獲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

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

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內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

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 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

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使郭從謙為景

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

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三十

王八月

人也仕梁為租庸使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

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

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一家簡拔賢後杜絕僥倖期

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比日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

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日不知書四方

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

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

知至於言事非臣所及願微前朝侍講侍讀近

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

為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論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  
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  
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  
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  
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  
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  
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  
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  
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

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  
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旣以不學忝相  
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  
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  
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  
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  
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  
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去乏人協且備員可  
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以  
取蜚蠊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與  
人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

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己卯加樞密使安重

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

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

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

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

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

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

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

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

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

三百九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

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

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

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

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

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

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誠

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

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

上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

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  
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復秦州節度使  
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  
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  
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愠  
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  
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  
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  
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  
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  
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  
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  
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  
機密數年閒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  
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  
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  
帝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歸  
而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  
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  
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  
內孔循女為妃循囚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

之黨乞留安重誨  
重誨力排之禮異從令歸  
鎮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  
不爲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  
公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  
八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  
俊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  
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賁綸表乞朝廷命  
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  
詢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  
倚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  
川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戍戍以福爲朔方河  
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宅  
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  
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  
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  
審崧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崧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  
性儉約及在位又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  
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  
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  
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

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

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

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

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

於帝帝不聽重誨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宿衛

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

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為

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

從珂止于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

詢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

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

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二十五

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

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

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

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

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

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

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

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

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

懼恐而退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

之上口為小松家貧賴此小兒拾馬

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  
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  
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  
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旨  
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  
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  
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  
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嘗昭義節  
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  
琦得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  
張儉引言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登  
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  
又從進藥彥稠 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動  
重誨事陛下二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  
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  
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操  
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父專 權中外惡之者眾王德妃及武德  
使孟漢瓊 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息  
謹表解機務上曰朕無聞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  
大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  
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

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  
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  
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  
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曰  
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  
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  
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  
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雄  
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重誨請自督戰旣行石敬  
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

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  
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  
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  
旣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  
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  
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  
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  
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宋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  
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

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贇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贇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若以死狗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 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贇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崇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



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一兩王篡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道寸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

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世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

六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與  
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  
守馮贇贇詣密奏之帝乃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  
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  
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夏四月壬子以皇子  
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並同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  
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太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  
厚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取張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四十一

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  
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  
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吾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  
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  
竊笑汝勿効也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  
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  
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  
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  
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

守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

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

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也  
以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  
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  
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百臣迭爲之上不許  
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  
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且敬瑭亦願行  
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  
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  
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

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  
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陽  
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  
佐皆新進少年輕銳諂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  
悅瓚雖爲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  
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  
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爲  
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  
從榮權勢方盛翼已復進田表請立從榮爲太子  
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君等臣請立太子朕當  
以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寅詔宰相樞密使議

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右人請上臣爲太子  
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  
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  
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  
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  
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罷  
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  
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  
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  
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  
上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  
用表爲  
四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四十二

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  
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  
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  
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  
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  
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  
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

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  
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  
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

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  
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  
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  
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  
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  
俛首不能舉主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  
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  
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  
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

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  
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  
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  
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  
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善  
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  
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  
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  
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工人陳於天津橋是日  
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處贇之曰吾今日

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三族處事亦宜詳允禮  
左須臾耳又遣趙鈞詣惠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  
迎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  
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  
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  
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  
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  
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  
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  
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

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  
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  
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  
自處置勿罄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  
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  
於愿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  
固知此誓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  
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  
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  
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  
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

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撥之  
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鼠  
匿牙兵掠嘉善坊潰者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  
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  
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岳嘗為之極  
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  
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  
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  
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  
入見帝於雍和殿帝兩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  
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子漢  
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  
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  
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  
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  
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曰景  
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  
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  
當如何任使而五罪輦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  
今首已斃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五罪輦為庇  
姦人乎馮贊力事之始議流貶時詔議高輦已伏  
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

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  
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宮李澣  
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主  
居敏推官郭晔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  
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字具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  
天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  
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  
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  
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  
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  
衆所推願大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  
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  
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宋司徒最  
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  
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訶  
官中事辛亥明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  
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  
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  
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  
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  
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  
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  
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

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  
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  
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

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

四百一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四十七

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  
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  
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  
其與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  
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

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

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

欲召孟漢瓊己卯以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  
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  
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

臣名遣使臣持宣監遠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  
曰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  
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  
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  
王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  
離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望判官滴河馬胤  
審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俟  
言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  
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主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  
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  
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  
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义  
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  
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  
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  
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誦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  
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  
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亦  
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生靈  
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  
營馬步都虞侯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

怒之出爲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  
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南  
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  
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  
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營  
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  
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  
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毀直楚匡祚執亳州  
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  
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  
劉武定孫漢韶彭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四十九

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  
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  
守備俱之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  
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  
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  
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劉  
禍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  
詬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  
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  
門入以蒲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

印度使勿以爲防團潞工即書思權可邠寧鄆  
以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  
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云衆集棄甲投兵而降其  
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  
皮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  
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  
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  
關遂雍邠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  
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昭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  
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間劉遂雍不內思同甚  
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

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  
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  
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  
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  
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  
與人爭國旣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  
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  
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  
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  
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斌具大懼不敢對焉  
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當遠

上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  
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  
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  
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  
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  
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  
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  
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  
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  
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  
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  
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  
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  
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  
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  
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  
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  
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  
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  
歸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  
王耳下斗敗而豐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等

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闕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塲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

降於一。三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遣使  
不知。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  
召我。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  
於弟。滅其族。傳弘昭首於潞王。帝欲犇魏  
子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  
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  
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  
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旦  
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  
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已已馮道  
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對駒欲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  
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  
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  
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  
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  
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  
於侍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  
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  
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  
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  
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比面以大

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

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

相息於上陽門外盧道過於前道復召

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不擢

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

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

膺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妻不惡其

人未欲遠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長從宿回左龍

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

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

又四月

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

帝大

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

如陛

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

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

從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

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

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

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前中使沙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五十四



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  
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不與暉  
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  
入畫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  
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塲迎潞王王亞遣還  
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  
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  
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  
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  
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  
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

陳詰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  
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  
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  
甚鉅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  
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  
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  
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  
人嘗錢百緡旣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  
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  
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  
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

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  
庶自居及儼者預借五月儼直從之 王弘

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性醜之  
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  
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  
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  
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  
猜問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  
巒所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  
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金  
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

塘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

判六甲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

彥稠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爲

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

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

聚訟之曰汝曹爲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

笞昔山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

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

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

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

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

紀非臣之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一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平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少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若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悉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

皇帝于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等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守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鞞咸役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土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為王九年

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貳哭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回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其滅沙陁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疆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

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

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轉晉陽晉王欲置之冀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人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安肯害我既省母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按晉曰彙者何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以歸耳契丹主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所以北去之苦心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



